

北宋 的 叹息

赵建华◎著



靖康元年闰十一月，

浓重的雪幕。

那里的汴河已经封冻，

金军的马蹄踏在上面，

发出清脆而整齐的回响。

那曾经的

『金翠耀目，罗绮飘香』

荡然无存，

北宋帝国一个半世纪的

文明随之而空。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北宋的叹息

赵建华 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THE CONTEMPORARY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北宋的叹息/赵建华著. —北京: 当代世界出版社,
2018. 2

ISBN 978-7-5090-1341-0

I. ①北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北宋
IV. ①K2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8295 号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(100860)

网 址: <http://www.worldpress.org.cn>

编务电话: (010) 83907332

发行电话: (010) 83908409

(010) 83908455

(010) 83908377

(010) 83908423 (邮购)

(010) 83908410 (传真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欣睿虹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82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7 月第 1 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1341-0

定 价: 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!

引 子

公元1126年正月初六，金人的军队第一次来到北宋都城开封的脚下。金人的军队虽然没有攻进开封城，但刚刚即位的北宋皇帝钦宗却早已吓破了胆，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，仍然签署了割地赔款的城下之盟。孤军深入的金军在心满意足之后，撤兵北归。

然而，宋钦宗并不想切实履行与金人签下的城下之盟。当现实的威胁稍有缓和之后，立即密令所割之地的军民拒绝交割土地。金人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，于是，在同年11月再次来到开封。这次，他们攻陷了开封城，俘获了徽、钦二帝和几乎所有皇室成员，并押解着他们于1127年3月再次踏上北归的路。历史上的北宋王朝由此宣告灭亡。

1126年至1127年是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的靖康之年，所以，这两年间发生的沧桑巨变，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靖康之变”。

谁能想到，仅仅在6年前，宋金之间刚刚签署了联合灭辽的“海上之盟”，并于一年前刚刚灭了辽国。昔日并肩作战的盟友，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势不两立的仇敌？而更大的疑问是，宋朝的皇帝为什么要背弃景德年间与辽国签署的“澶渊之盟”，不与相对熟悉并安全的辽人和平共处，反而要与完全陌生的金人签订共同灭辽的“海上之盟”？

其中的秘密，就在于燕云十六州的归属。

所以，要想搞清楚靖康年间的巨变，就要从中国五代时期的后晋皇帝石敬瑭割地称帝说起。

目 录

引 子	1
第一章 生存的代价	1
第二章 澶渊之盟	18
第三章 海上之盟	26
第四章 如此北伐	31
第五章 收复燕京	40
第六章 翻 脸	44
第七章 兵困开封	57
第八章 太原战役	73
第九章 议 和	82
第十章 靖康之难	96
第十一章 高宗登基	119
第十二章 高宗南巡	132
第十三章 勤 王	150
第十四章 避敌海上	169
第十五章 秦桧归来	186
第十六章 谈谈打打	194
第十七章 艰难的和议之路	208
第十八章 再生波折	239
第十九章 最终的结局	260



第一章 生存的代价

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

此话一点都不假。

故事的开端，要从更早的后唐皇帝明宗李亶说起。

应该说，明宗李亶是个不错的皇帝。他仁德宽厚，在位期间，注意与民休息，中原局势安定，百姓还是安居乐业的。

但对于百姓来说是好皇帝，对于皇子们来说却未必是好皇帝。长子李从荣鞍前马后跟随父皇南征北战几十年，屡立战功，却因残忍冷酷，得不到父皇的喜欢，反而是次子李从厚更得父皇的偏爱。李从荣心有不满，就暗中组织兵马，企图不轨。李亶对长子李从荣的行为虽有所察觉，但总是由于宽厚有余，刚严不足，念及李从荣的功绩，而迟迟没有明确的态度。在无形中就纵容了李从荣的叛逆。

长兴四年（933年）十一月，明宗李亶病危。李从厚镇守天雄军（“军”是当时的一种行政区划，近似于“州”）而不在京城。李从荣认为时机已到，就带兵攻打皇宫，企图抢班夺权。明宗李亶的义子李从珂的儿子李重吉当时任控鹤指挥使，掌管着皇宫的卫队控鹤军。李重吉立即率领控鹤军击退了李从荣的攻击，守住了皇宫。混乱中，李从荣死于非命。

李重吉在这次反击宫廷政变中立了大功，按理说应当得到重奖。谁知在明宗李亶去世，次子李从厚即位之后，李重吉不仅没有被加官进爵，反而因为其父李从珂因病（估计是心病）未来祭拜明宗李亶而被降了职位，外放为亳州团练使。同时，还将李从珂的女儿召进宫中，充当人质。摆明了是对李从珂不信任。

就这样还不放心，时隔不久，皇宫中又传出要将李从珂由凤翔节度使调任为河东节度使、而将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调任为成德节度使的消息。

石敬瑭是明宗李亶的女婿，明宗时为河东节度使，和李从珂一样，也是手握重兵的地方大员。

李从厚的这一系列举动，其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对手握重兵、可能对自己造成威胁的地方大员的猜忌。

其实，不仅在五代时期，纵观中国封建史，几乎每一个皇帝对自己拥有重兵的兄弟们（主要是兄弟）都心存疑忌，很少有皇帝会将这些拥有重兵的亲戚们看作是对自己帝位的支持，而不是潜在的威胁，他们总是要消除这些隐患之后才能安枕，李从厚也不例外。他的如意算盘是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，贸然去夺他们的兵权，实在不好下手；如果他们遵旨赴任，那么，人离乡贱，人生地不熟，实力受到削弱的他们对自己的威胁就会小许多，一旦有个风吹草动，控制起来也容易得多，不致酿成大祸；如果他们抗命不从，就说明他们企图不轨，这样，自己也就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出兵平叛了。从理论上说，这实在是个极为严密的万全之计。

石敬瑭也是从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中厮杀出来的高手，对这点计谋当然是心知肚明。虽然他不愿意自己的势力遭到削弱，但他也清楚自己的势力远未强大到可以和李从厚摊牌。所以，在得到移藩的消息后，他没有明确做出任何反应，只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合适的借口，拖上一段时间，再伺机而动。

但李从珂却坐不住了。因为有儿子立功受贬和女儿作为人质被扣的事情在先，他所感受到的就不是一种隐隐的潜在威胁，而是一种十分明确而急迫的现实威胁。

于是，李从珂马上召集手下将佐商议对策。

说是与众将佐商议，其实就是要试探一下众将佐的态度。

俗话说，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尤其是在中国的五代时期，不仅皇帝更换频繁，而且众臣子们的荣辱尊卑也常常就是一瞬间的事。李从珂手下的这些将佐当然懂得这些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道理。更何况李重吉有功遭贬，李从珂无端遭忌，使李从珂的这些将佐们从道义上也十分不满李从厚的做法。于是，纷纷反对遵圣旨离镇赴任。

他们的理由很充分：新皇年少，不谙政务。如此不通情达理的旨意，并非新皇本意，全是枢密使朱弘昭和冯贇等人以诛李从荣、立李从厚为己功，专擅朝政，欺蒙圣上，无中生有，有意陷害。如果李从珂离镇赴职，恰恰是中了奸人的毒计，无疑是自投罗网，绝无生还之理，所以，万万不可接受。

李从珂本有此心，见众将支持，心中大喜，当即命人以“清君侧”（先秦时传下的老传统）的名义发出檄文，说权臣当道，专擅朝政，离间骨肉，

危害朝廷，只有清除皇帝身边的小人，才能天下太平。同时，约各路兵马共同起兵讨逆。

所谓兵不行无名之师。所以，李从珂发檄文约各路兵马是虚，打出“清君侧”的大旗起兵讨逆才是目的。

因从驻地凤翔（现陕西宝鸡附近）到京城（现河南洛阳）的东进路上必须要经过西都，所以，李从珂派特使带着重金和美妓，试图从道义和利益两个方面劝西都留守王思同与自己一起举事，起码给自己提供方便，让自己的军队通过。没想到王思同不仅一口回绝了李从珂的请求，更将李从珂的特使和信函一起交到了新皇李从厚的手上。

一时间，京城里立刻炸了锅。李从厚当即命王思同为统帅，将京城的禁军和五镇的几万兵马交到王思同手上，命他率重兵讨伐凤翔。

应顺元年（934年）三月，王思同率大军把凤翔城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志得意满，扬言要踏平凤翔城。

李从珂没想到事情会演变到如此地步。硬拼肯定不行，情急之下，急忙派人秘密联络王思同军中的禁军指挥使杨思权，许以高官厚禄，诱其临阵反水。

杨思权早就与王思同有隙，对于在王思同手下当差十分不满。如今有重利在前，当即便答应了李从珂。就在王思同指挥大军进攻凤翔城时，杨思权阵前倒戈，王思同被杀了个猝不及防。城中守军早有准备，见城外已乱，马上乘势蜂拥而出。结果攻城军队立刻土崩瓦解，四处逃散，王思同竟头也不回一溜烟地逃跑了。

李从厚的围剿竟落得如此结局。

李从珂的军队由此士气大震，几万大军浩浩荡荡直逼京城。一路上，各路守军纷纷开关放行，尽皆迎降。

消息传到宫中，闵帝李从厚又愁又怕，不知所措，急忙派人去找朱弘昭商议对策。哪知这个平时说话头头是道的枢密使，此时竟吓得跳井自杀了。真正成了孤家寡人的李从厚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想，只带了五十多侍卫出城逃命去了，后被李从珂派人杀死在卫州。李从厚从登基到命丧他乡，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。

永远的猜忌

中国的宫廷政治始终围绕着权力这个圆心在转，循环往复，周而复始，亘古不变，所变的只是具体的参与者。

闵帝李从厚死了，闵帝的旨意自然也就作废了。但对于石敬瑭来说，遭猜忌的命运并没有变，只是猜忌他的人由李从厚改成了李从珂。

也许是接受了李从厚的教训，末帝李从珂并没有马上要求石敬瑭移镇，而只是要他进京入朝理政。说是入朝理政，其实是将他调离军队，以解除后顾之忧。

石敬瑭不傻，当然懂得其中的奥妙，所以，他没做任何拖延，乖乖地遵旨来到京城，表现出一副顺从忠诚的样子。

李从珂是明宗李亶的义子，也就是干儿子，和明宗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，按理说，并不具有承继大统的资格。只因为明宗的其他儿子还小，并且李从珂与曹太后的关系不错，在曹太后认可下，李从珂才坐到了皇帝的宝座上。所以，李从珂对曹太后十分感激。而石敬瑭的妻子永宁公主是曹太后的亲生女儿。恐怕也正是因为有这一层关系，末帝李从珂才没有对石敬瑭马上动手。

提心吊胆的生活打垮了石敬瑭的身体，他到京城没多久就病倒了，在床上躺了大半年也未见多大起色，整个人瘦得就只剩下了一层皮。在这期间，石敬瑭以契丹军队骚扰边境为名，通过永宁公主和曹太后不断向末帝说情，希望返回河东。

由于石敬瑭一直表现得十分恭顺，又大病未愈，再加上曹太后的面子，几方面的因素加在一起，终于使李从珂放松了对石敬瑭的戒备。在石敬瑭入朝理政一年之后，李从珂终于同意他返回河东重任节度使。

不过，李从珂也不是一点防范都没有，他还是召了石敬瑭的两个儿子进京，名为重用，实际上是扣为人质。

石敬瑭重回河东之后，立刻就进行了两方面的安排。

首先是做出一副忠于职守的样子，部署兵力防御契丹，并小有斩获。同时，更不断地以契丹的威胁为借口，上奏朝廷，要求增加兵力和粮草。其实，是要增加自己的军事实力。

李从珂哪知其中奥秘，还真以为是抗契丹之需要，马上下诏同意石敬瑭招兵，并调去粮草衣物等。看到末帝李从珂的诏书和大批粮草物资，石敬瑭非常得意，立刻亲自将粮草等下发到将士手中。

石敬瑭本想看到手下将士对自己的忠诚，没想到将士们见到粮草竟高呼皇帝万岁。这可惹恼了石敬瑭，认为这是将士们对自己的背叛。于是头脑一热，居然抓了三十六人斩首示众。

没多久，消息传到京城，李从珂对石敬瑭重新猜忌起来。

转眼间到了清泰三年（936年）正月。

这一日正是末帝李从珂的生日。皇上寿诞，朝廷设宴庆贺，百官举觞祝寿。石敬瑭此时人在晋阳，不便脱身，就委派永宁公主代自己向皇上祝寿。

酒席宴上，永宁公主在举觞代石敬瑭祝寿的同时，顺便表示自己明日就要返回晋阳，动身时就不再向圣上告别了。这本是极为正常的礼节。

不知酒气熏天的末帝搭错了哪根神经，大庭广众之下竟然冲口说道：“何不多留几日？这么忙着回去，是要与石郎谋反吗？”一句话，吓得永宁公主又在京城多盘桓了几日，才敢回晋阳。

河东将反

得知京城里发生的这一幕，石敬瑭更加快了谋反的脚步，竟以补充军用开支为名，半公开地将自己在洛阳和其他各地的财物都汇集到晋阳。于是，“河东将反”的流言开始在京城不脛而走。

流言传入宫中，李从珂连夜召近臣进宫商议对策。一开始，李从珂话说得还很委婉：“石郎是朕的至亲，本没有什么要怀疑的，但河东将反的传言又不好说就是空穴来风。万一朕与石郎失和，将如何化解？”

众大臣也早就听到了这一传言，只是他们都在心中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权衡着皇上和石敬瑭之间谁的胜算更大些，以防站错队，所以心思根本就没放在如何防范石敬瑭可能的造反上。此时一经皇上问起，竟不知如何回答。更何况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保不齐哪个人和石敬瑭关系好，万一哪句话说得不妥，事后泄露出去，让石敬瑭知道了，难免不会遭到报复。众大臣思前想后，一时竟冷了场。

李从珂见状立刻就火了，大骂道：“你们都是朕倚重的近臣，在这紧要

时刻，难道真的想不出应对的办法？还是想给自己留后路？”

见皇上发火了，端明殿学士吕琦急忙站出来说：“陛下莫急，河东若有异谋，必以契丹为外援。只要我与契丹交好，每年进贡礼币，契丹人得了实惠，一定不会帮助河东。到那时，河东就是有反心，也没有能力谋反了。”

李从珂一时拿不准主意，就转身又去征求宰辅张延朗的意见。张延朗当时任吏部尚书、同平章事，兼掌三司，李从珂十分信任。张延朗不仅赞同吕琦的计策，还补充道：“此计若可行，每年所需费用还不及现在每年所需边费的十分之一。如此既省钱，又可防河东谋反，实在是一举两得。”

听了张延朗的回答，李从珂大喜，立刻吩咐吕琦和张延朗着手准备国书和礼币。

贿赂契丹以预防河东谋反的消息传出去后，枢密直学士薛文遇坐不住了，马上进宫面见皇上，劝阻道：“此议不妥。陛下以堂堂天子之尊，屈身夷狄，纳币求助，我天朝的面面不都丢尽了吗？更何况契丹曾屡次要与我和亲，陛下因舍不得公主远嫁荒蛮，一直未允。若契丹趁机援引汉成帝献昭君于匈奴的故事，再提和亲一事，陛下还能拒绝吗？”

现在我们提到王昭君，总是说她如何为中原民族和匈奴的和平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，但在当时人的眼中，以牺牲女人换来和平，是一种耻辱，是会被后人视为笑柄的。

李从珂本就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，他也根本没想到贿赂契丹的事情有可能会牵涉到自己的女儿。听了薛文遇的话后，他猛然醒悟，立刻召来吕琦和张延朗，当面斥责道：“你们都是通古博今的大臣，难道就不知道王昭君的故事吗？契丹早有和亲的要求，朕也一直在拒绝，这些你们都知道，怎么还会向朕提出向契丹求助的计策？你们究竟是在帮朕，还是在帮契丹人？”

见皇上如此上纲上线，吕琦和张延朗二人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叩头如捣蒜，直叩得气都快喘不上来了，李从珂的气才消。吕琦为此还被降了官，向契丹求助一事也当然作罢。

既然反意已定 不如逼着他早反
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宫中的这一场争论，全都传到了石敬瑭的耳中。

五月的一天，为了试探一下皇上的真实意图，石敬瑭决定以退为进，再

行险招。

他主动上书，以自己身体不好，难以承担防御契丹入侵为名，请求解除兵权，调往其他军镇。

李从珂当然明白石敬瑭的用意，知道是在试探自己。但权衡利弊，总是拿不定主意。于是，又召近臣进宫商议。

吕琦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没有抢着说话。倒是上次没开口的端明殿学士李崧第一个抢先发言。李崧的态度非常明确，坚决反对石敬瑭移藩；理由也很简单，就是怕逼反了石敬瑭。

李从珂听过之后没有说话，态度暧昧。其实，这也是他犹豫不决的原因，但他又不甘心于此，所以没有表态。

见皇上似有默许之意，吕琦等人便也力谏不能让石敬瑭移藩，理由也全无新意。李从珂有些失望，也没说什么就散了。

此前，曾有术士对李从珂说：“陛下今年会遇到贤人，此人有奇谋大志，定会辅佐陛下安定天下。”后来薛文遇直言上谏，深合李从珂的心意，李从珂由此认定薛文遇就是他命中的贤助。与近臣商议无果之后，想起了薛文遇，便又宣薛文遇进见。

薛文遇倒是毫无顾忌，直言道：“圣人说：当道筑室，三年不成。谋反是件大事，仓促间根本做不成。群臣各为自己考虑，怎肯畅所欲言？此事只能由陛下自己裁决。依臣看来，河东反意已定，移藩是反，不移藩同样是反，只是时间早晚而已。若逼他早反，他仓促间准备不足，或许还好对付。望陛下速断！”

一番话如醍醐灌顶，惊醒局中人。李从珂大喜道：“卿言甚合朕意。无论结果如何，就按卿说的去做！”

于是，立刻下旨，同意石敬瑭移藩的请求，改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，即日赴郢州。

同时，还任命张敬达为西北都部署，催促石敬瑭赴任。

公开摊牌

虽然早有思想准备，但在接到移藩诏书的一瞬间，石敬瑭还是感到一些突然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末帝会这么快就与他摊牌，这还真让他有些措手

不及。

既然已成骑虎之势，石敬瑭决定召集属下，摸一摸属下的底。

石敬瑭说：“这次我来河东之时，皇上曾当面许我终身不移他镇。而今突然变卦，莫非真与主上寿诞时与公主所言有关？”

说到这里，石敬瑭停顿了一下，想看看属下们的反应。

把自己谋反的责任推给末帝之后，石敬瑭顺理成章地点破了当日的主题：“如遵旨移藩，必死无疑！我打算上书称病，暂缓移藩，再探一下主上的底线。若主上宽允，我还视之为君；若主上以兵强迫我，我们恐怕就要另做打算了。众位以为如何？”

说是要“再探一下主上的底线”，其实是要探一下众属下的底线。

节度判官赵莹没听出石敬瑭的言外之音，只是担心公然决裂的风险，就劝道：“既然还未撕破脸，还是忍耐为上，移藩也未必就全无可取。”

掌书记桑维翰见有人同意移藩，当即就站出来表示反对，他说：“当今圣上是明宗的义子，以义子取代亲子承继大统，很难得到大家的拥护。主公是明宗爱婿，当今圣上一直视主公为眼中刺，必先除去而后快，这绝不是认个错就可以解决的。当今圣上绝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。他在召主公进京之后又再一次将河东交给主公，这实在是上天的意思，不可再违。”

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十分认同桑维翰的说法，也劝石敬瑭道：“主公常年与我们出生入死，将士们都十分敬爱主公。现在，咱们占据着险要地势，兵强马壮，只需一纸檄文，就可成就帝业，怎能仅凭一纸诏书就自投虎口？”

桑维翰和刘知远的话，令石敬瑭十分欣慰，他切切实实地感到属下和他想到一起了。但他并没有马上表态，因为他心中的疑虑还没消除。

见石敬瑭没有说话，桑维翰又进一步劝道：“契丹主与明宗皇帝当年曾结拜为异姓兄弟，主公若能诚心屈节结交契丹主，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呢？”

桑维翰所谓“异姓兄弟”、“屈节结交”之类的话，其实是再明确不过的暗示了，就是在告诉石敬瑭如何向契丹求助。石敬瑭是何等聪明的人，更何况这也正是他一直在思虑的问题——他必须确保契丹人一定会帮他。

心中的疑虑消除了，又有众属下的齐心支持，石敬瑭立刻上书末帝，公开发难。大意是说，末帝作为明宗义子，与明宗没有血缘关系，不应承继大统，请传位许王。若贪位不去，将与诸镇同兴问罪之师，以正篡位之罪。

李从珂见到石敬瑭的奏折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当即把奏章撕得粉碎，扔到

地上。随后，立即下诏夺去石敬瑭的一切官职，捕杀了石敬瑭在京的两个儿子。同时任命张敬达为晋阳四面兵马都部署，杨光远为副部署，率重兵征讨石敬瑭。

屈节结交 一石二鸟

就在向末帝发难的同时，石敬瑭专派桑维翰向契丹“屈节结交”：不仅许以重币，还割地称臣，并表示以父礼侍奉契丹皇帝，即石敬瑭决定认契丹皇帝为干爹。

石敬瑭的意思很明白：决不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，送礼就是要将礼送得让人无法拒绝。

但无论如何，这礼也送得太重了，不仅空前，而且绝后。

于是，就有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劝谏道：“赠币称臣可以，自古皆如此。以父礼事之，就有点过了。如今还要割去大片土地，实在没有必要。如果将来成了中原的大患，可就后悔莫及了。”

石敬瑭回答道：“俗话说，舍不得孩子，套不得狼。既然赠币称臣自古皆然，就难保万全。契丹皇帝与明宗皇帝本为兄弟，我以父礼事之，有何不可？至于所许的燕云十六州，本为卢龙节度使赵德钧所有。拿别人的东西送礼，既讨好契丹主，使其无法拒绝我，又削弱了潜在的对手，这不是一石二鸟之策吗？况且，割让土地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一旦我们实力足够强大，还怕收不回来吗？”

听主公如此回答，刘知远不再说话，积极备战去了。

契丹皇帝见石敬瑭许以如此大礼，十分高兴，当即答应：仲秋之时，当倾全国兵力相助。

得到契丹皇帝的承诺，石敬瑭终于大松了一口气。

李从珂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。

刚进七月，就派张敬达率数万大军到达晋阳。安下大寨之后，便开始攻城。无奈，晋阳城墙高大坚固，又加上当时正值雨季，大雨滂沱，几次进攻都无功而返。张敬达见强攻不成，就改变战术，在晋阳四周挖沟筑垒，以为围困之计。

得知晋阳的战况，末帝李从珂十分着急。他知道契丹人已经答应帮助石

敬瑭，唯恐夜长梦多，便派特使以犒军为名，去晋阳催张敬达加紧攻城。

张敬达胸有成竹地请特使转告道：“请陛下放心，我这里早已备下了围点打援之计。只要契丹出兵，我就会布下陷阱，纵其深入，然后一战歼灭之。”

末帝知道张敬达早有准备，甚喜。

转眼间，九月到了，契丹皇帝约定出兵的日子也到了。随着城中粮草越来越少，石敬瑭开始有点坐不住了。几次派人求助，均不得要领。

一日，忽有契丹皇帝耶律德光派人进城报信说，契丹皇帝已率军五万，经杨武谷来到晋阳，现驻扎在虎北口。还告诉石敬瑭，契丹军将于当日发动进攻。

石敬瑭闻言大喜，随即又有些担忧，急忙遣人回信说：“南军（即李从珂的军队）兵力甚厚，我军还未准备妥当，仓促间恐怕难以配合，望拖后一日再战。”

谁知信使刚刚派出，契丹军就已与南军战在一处。接到战报，石敬瑭急忙派刘知远出城助战。

契丹军派出的是轻骑三千，未披甲，直犯南军战阵。

南军的张敬达、杨光远陈兵于城西北山下。张敬达见契丹兵少，并刚刚长途跋涉而至，以为契丹军疲惫可欺，便立刻指挥大军纷纷出击。南军将士以逸待劳，士气高涨，个个奋勇争先。契丹军果是疲惫之师，一触即溃，乱哄哄退至汾水，涉水而去。南军尾随而至，哪肯舍弃？步兵涉水追击，骑兵循南岸跟进。

眼看就要追上，突然，从东北方有大批契丹军队直扑而来，将涉水而过的南军步兵拦腰一截为二。南军步兵见势不妙，再想逃跑已来不及，凡涉水到北岸的南军几乎全部被歼。还在南岸的骑兵见势不妙，立刻逃之夭夭。

此次晋阳一战，南军损失上万人，元气大伤。契丹军和石敬瑭的军队合在一处，士气大振，战场上的局势立刻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。张敬达的所谓诱敌深入、围点打援，竟成了契丹军的长驱直入、引君入瓮。最终南军惨败，被困在晋安大寨。

石敬瑭割地称帝

晋阳兵败的消息传到京城，末帝李从珂大惧。立刻下令命彰圣都指挥使

符彦饶率洛阳步骑兵屯河阳然后趋潞州，天雄节度使兼中书令范延光率魏州二万兵马由青山趋榆次，卢龙节度使兼中书令赵德钧率幽州兵马出契丹军后，三路大军共解晋安之围。

谁知符彦饶虽为都指挥使，却徒有虚名。属下强悍，并不为其所用。命令发出，属下仍自行其事，符彦饶也不敢束之以法，结果终是逗留不进。

赵德钧倒是主动请战，但他意不在解晋安之围，而是想浑水摸鱼，借机扩大自己的实力。他不仅收编了易州和镇州的驻兵，还要末帝封其子赵延寿为成德节度使。因为正是用人之际，末帝不敢回绝，但许以事成之后再封。赵德钧见目的达不到，就以各种借口不出兵。气得末帝当面骂道：“如果你能战败契丹，把皇位让给你朕都愿意。若你只是借机渔利，恐怕难有好下场。”

见皇上生气了，当着末帝的面，赵德钧立刻表现出一副无辜和诚惶诚恐的样子，但下去之后，不仅照样率兵逗留不进，反而更进一步开始准备贿赂契丹，以图自立。

而范延光见其他两路大军全无动静，便也同样按兵不动。急得李从珂火冒三丈，却也毫无办法。

南军这边调兵遣将毫无结果之日，却是石敬瑭与耶律德光弹冠相庆之时。

解了晋阳之围，石敬瑭摆酒庆贺。酒席宴上，当着契丹君臣和自己属下的面，立刻就要兑现自己的承诺，将所许的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。

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则对石敬瑭说：“我远涉三千里来帮你，就一定要帮到底。我看你气度胆识超人，无愧于中原之主，就立你为中原天子！”

石敬瑭闻言心中大喜，表面上却假意推脱。石敬瑭属下见状急忙上来劝进，再三再四之后，石敬瑭便顺水推舟，答应下来。

酒席过后，耶律德光亲自主持颁赐册封文书的仪式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。在拜坛上，耶律德光还特地脱下自己的衣冠亲手给石敬瑭披上，以示亲密。

即位仪式后，石敬瑭当即以大晋皇帝的名义，制国书，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，还答应每年进贡丝绸三十万匹。

同时，进封掌书记桑维翰为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、权知枢密使事，进封军城都巡检使刘知远为侍卫军都指挥使。其余属下，也各有封赏。

于是，契丹皇帝耶律德光、石敬瑭、石敬瑭的属下，三方各得其所，皆大欢喜。

幸亏割地 才终称帝

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帝的消息让赵德钧大吃一惊，愤怒的同时还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。叫他愤怒的是，石敬瑭居然拿自己的属地割给契丹，实在是欺人太甚；叫他产生紧迫感的是，自己再不赶紧行动的话，登基称帝的愿望就将完全落空了。

于是，他立即派人用重金贿赂耶律德光，希望耶律德光改立自己为帝。他以自己远超过石敬瑭的实力为资本，提出：如能立他为帝，他仅凭自己的兵马，就可平定洛阳。同时还允诺，仍许石敬瑭镇守河东。

虽然赵德钧开出的条件中没有割地一项，没有石敬瑭开出的条件优惠，但对于耶律德光来说，却有着更大的诱惑力。因为要想得到石敬瑭许下的好处，他必须帮着石敬瑭攻下洛阳，消灭后唐政权。而眼下的情形是：晋安还在包围之中，尚未攻克；范延光驻兵在东面，虎视眈眈；自己如果长驱直入，又怕被人切断退路；如果不答应赵德钧，则赵德钧是敌是友就是个未知数，是个潜在的大威胁。在有如此多不确定因素下的大好处和确定因素下的小好处之间，耶律德光反复权衡着。而赵德钧答应让石敬瑭仍守河东，使耶律德光感到自己对石敬瑭好歹也算有了一个不错的交代，于是，便准备答应赵德钧的要求，改立赵德钧为帝。

耶律德光要改立赵德钧为帝的消息传到石敬瑭的耳中，吓得石敬瑭几乎灵魂出窍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开出了那么优厚的条件，还会落空。既然想不明白，也就不去多想，赶紧派桑维翰到契丹大寨中，去游说耶律德光。

桑维翰确实极富胆识和口才，他竟质问耶律德光道：“赵德钧父子素怀异志，绝不是以死报国之人。这种无忠无信之人的鬼话，怎能相信？您怎能贪图那些蝇头小利，而放弃伟大的功业！如果晋国统一了中原，我们给您的供奉，绝非这些小利可比！”

耶律德光辩解道：“不是我言而无信，这只是兵家权谋的考虑。我深入敌境，不愿过多树敌，置自己于险境当中。而石郎也不必担心，绝无后顾之忧。”